吳子 全

吳子直觧卷上

前辛亥科進士太原劉寅解

圖國第一

圖國者謀治其國也國治方可以用兵篇內有圖國二字故取以名篇凡八章

吳起儒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曰寡人不好軍旅之事

吳姓起名也其先本魏人學兵法為魯將破齊有功人有讒起者魯君疑之遂去魯

適魏服儒者之服以兵機見魏文侯文侯晉大夫魏斯也與趙籍韓虔共分晉地為諸侯聞吳起之説乃曰寡人不好愛軍旅之事寡人寡德之人文侯自稱也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軍旅蓋言戰伐之事也

起曰臣以見占隱以往察来主君何言與心違

吳起對文侯而言曰臣以事之顯者占知事之隱者以事之往者審察事之來者主

君如之何言與心相違背也

令君四時使斬雞皮韋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

令主君於春夏秋冬四時斬雞衆獸之皮韋掩之以朱漆之飾取其光澤也畫之以丹青之色取其華麗也爍之以犀象之形取其威猛也朱赤色漆木之液也粘可飾器丹青畫工所用之色凡遠視之明莫若丹與青也犀象皆獸名犀一角形如水牛頭如猪居海中海人於路傍植木舉犀來

依木而立木爛犀倒因掊殺之退角埋於
土中人灊作木角易之象有齒潔白可用
之頭不可俯運用皆以鼻今交趾平緬皆
有之
冬日衣之則不温夏日衣之則不凉
冬寒之日衣之於身則不温暖夏之日
衣之於身則不清涼蓋言朱漆丹青之皮
革也
爲長戟二丈四尺短戟一丈二尺
戟有枝兵也二與四皆陰數陰主殺故兵

器皆用陰數也

革車掩户縵輪籠轂

革車兵車也掩户言其多也縵輪籠轂者以皮革縵其輪籠其轂故號爲革車也輪車之兩輪也轂者外持輻內受軸者也

觀之於目則不麗棄之於田則不輕不識主君安用此也

觀之於目則無華麗之色棄之以田則無輕疾之功不知主君將安用此也

若以備進戰退守而不求能用者譬猶伏雞

之搏貍乳犬之犯虎雖有鬪心隨之死矣若以此車戟皮革之具備虞進戰退守之用而不求才能之將而任之譬猶雌伏之雞與貍相搏乳字之犬與虎相犯雖有爭鬪之心隨之而死矣犬貍虎皆獸名貍似貙講德論云養鷄者不畜貍虎夜視目有光脇間及尾端有骨如一字長一二寸即其威也

昔承桑氏之君脩德廢武以滅其國家有扈氏之君恃衆好勇以喪其社稷

叅桑氏有扈氏皆古諸侯也叅桑氏之君
但脩文德廢其武備以滅亡其國家有扈
氏之君但恃衆好勇不脩文德以喪失其
社稷舊本國下有家字今從之

明主鑑玆內脩文德外治武備
明哲之主監此二君之失必內脩文德以
撫綏百姓外治武備以防禦寇攘

故當敵而不進無逮於義矣僵屍而哀之無
逮於仁矣
故當敵人之兵而不欲進戰無及於義矣

見僵屍而哀傷之無及於仁矣言遇敵則
當進戰不進而守義反為彼所兼見僵屍
而哀之不忍於戰而惟恐傷人守姑息之
仁而反為敵所敗也
於是文侯身自布席夫人捧觴醮吳起於廟
立為大將
於是魏文侯親身而為設席夫人捧持觴
酒告祭於祖廟立吳起為大將
守西河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全勝六十四餘
則均解闢土四面拓地千里皆起之功也

使吳起守西河秦境之上與諸侯大戰七十六得全勝者六十四戰餘十二戰皆與敵平解無勝無負也闢土四面開拓其地千里之遠皆吳起之功也此章後人總叙吳起始末非吳起所自作也

吳子曰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敎百姓而親萬民

吳子言古之人君謀治國家者必先訓敎百姓而親附萬民百姓謂畿內之民萬民通境內之民而言也百姓曰教萬民曰親

亦文耳非謂萬民不教而百姓不親也王者一視同仁篤近舉遠無內外之分耳

有四不和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陳不和於陳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

四不和謂國軍陳戰也一不和且不可況四不和乎此吳子所以首言之也不和於國者君臣上下不相和協也國既不和民心乖違故不可以出軍也不和於軍者將吏士卒不相和協也軍既不和衆心乖違

故不可以出陳也不和於陳者行列部伍不相和協也陳既不和行伍班違故不可以出戰也不和於戰者坐作進退不相和協也戰既不和進退乖違故不可以決勝也

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先和而造大事

是以有道之主將用其民必先和於國和於軍和於陳和於戰然後敢造征伐之大事舊本有後字無大字

不敢信其私謀必告於祖廟啓於元龜參之

天時吉乃後舉

不敢聽信衆人之私謀者恐其謀之不敢和必告於先祖之廟者示不敢專也啓於元龜而問其吉凶者質之於神明也參之天時者驗其天時之順不順也龜兆曰吉天時又順然後乃舉兵而爲戰伐之事元龜大龜也出蔡州

民知君之愛其命惜其死若此之至而與之臨難則士以進死爲榮退生爲辱矣

民知君愛我之命惜我之死如此之至而

與之臨難則士皆以前進致死為榮貴以
退後偷生為恥辱矣
吳子曰夫道者所以反本復始
吳子言夫道者所以反求根本而復還其
始初禀受於天之理道者事物當然之理
人之所共由者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
婦之别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人能即
所居之位隨事反求其根本而復還其始
初禀受於天之理則道無不盡矣
義者所以行事立功

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惟其心有裁制而事皆合宜所以能行事立功也書曰以義制事旣能制事而行則能立功而義無不盡矣

謀者所以違害就利

謀者智慮籌度也惟其有智慮能籌度所以見害則避見利則趨也

要者所以保業守成

要者約之以禮也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惟能以禮約之所以能保業守成也

若行不合道舉不合義而處大居貴患必及之

若所行不合於道舉動不合於義而處大位居大貴不勝其任患難必及其身矣

是以聖人綏之以道理之以義動之以禮撫之以仁

是以古之聖人綏安天下必以道所謂綏之斯來是也治理國家必以義所謂以義治之之謂正是也動作衆庶必以禮所謂齊之以禮是也撫安兆民必以仁所謂一

視同仁是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也

此四德者脩之則興廢之則衰

此道義禮仁四德者能脩而行之則國家必興若廢而不行則國家必棄道義禮仁皆謂之德道即事物當然之理德即行道而有得於心者其實一也

故成湯討桀而夏民喜說周武伐紂而殷人不非舉順天人故能然矣

故成湯討夏桀而夏國之民喜說周武伐

殷紂而歎邪之人不非者舉事順從天命
人心故能如此也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
而順乎人蓋應天順人者道義禮仁脩之
則興也桀紂之亡者道義禮仁廢之則衰
也○愚按戰國之世論仁義道德者孟軻
也吳起兵家者流亦以仁義道德爲言何
哉蓋吳起學於曾子而曾子受之孔子非
其言之不同也但曾子純於仁義道德而
吳起雜以權謀功利此所以毋死不奔喪
而見絕曾子殺妻求將而見譏於魯君逃

於魏而喪於楚是起但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故也性有四德而此章首曰道義謀要中止曰道義而末又言禮仁者盖謀即智也要亦禮也道散之萬事德會之一心吳子之言有所本歟

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敎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耻也

吳子言凡制國家治軍旅必要訓敎之以禮激勵之以義使之有耻也人知禮義故有羞惡是非之心而急於尊君親上之道

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

夫人有羞恥之心在大足以進戰而致死在小足以固守而一心也

然戰勝易守勝難

然交兵接刃與人力戰而取勝者易所謂其次伐兵者也固軍深壘自周堅守而取勝者難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

故曰天下戰國五勝者禍四勝者弊三勝者霸二勝者王一勝者帝是以數勝得天下者稀以亡者衆

故曰天下戰國諸侯五勝於敵者必自取敗四勝於敵者必自弊其力三勝於敵者必立霸功二勝於敵者必開王基一勝於敵者必成帝業是以數勝而得天下者甚少以亡者甚衆如闔閭數勝而敗於檇李夫差數勝而死於姑蘇晉厲公勝楚范文子憂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鄭侵蔡獲司馬公子燮子産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此皆所謂五勝者禍四勝者弊數勝而亡者也齊桓

合諸侯匡天下不以兵車非三勝而霸者乎武王誅紂伐奄一戎衣而天下定舜禹之世止於興師征伐有苗非二勝而王一勝而帝者乎後來如項羽數勝而亡漢高一勝而帝亦其驗也吳子蓋知戰國之先數勝而亡之禍故於此言之以戒後人也

吳子曰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飢

吳子曰凡兵之所由起者有五等一曰因爭名而起兵相攻如吳與齊盟於黃池是

也二曰因爭利而起兵相攻如晉楚之於鄭是也三曰因其君臣積惡而起兵征之如越勾踐之於吳是也四曰因其內亂而起兵滅之如楚人之於夏徵舒是也五曰因其飢而起兵襲之如庸人之於楚是也

其名又有五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三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

其兵之名又有五等一曰義兵謂以義服人也二曰強兵謂以力勝人也三曰剛兵謂以剛忿而制人也四曰暴兵謂以暴虐

而無禮於人也五曰逆兵謂上逆天道下逆民心也

禁暴救亂曰義恃衆以伐曰强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衆曰逆禁人之暴救人之亂是名曰義湯武是也其下則齊桓爲近之恃兵之衆以伐隣國是名曰强秦楚是也因其私忿興師伐之是名曰剛如郤至因怒蕭同叔子之笑而興兵伐齊是也蔑棄典禮貪人之利是名曰暴如闔閭聞允常死而伐越是也國中

自亂人民疲困又舉事動衆征伐不已是名曰逆如夫差國已亂民已疲尚有事齊晉是也

五者之數各有其道義必以禮服强必以謙服剛必以辭服暴必以詐服逆必以權服

五者之數各有服之之道義者必以禮服之强者必以謙服之剛者必以辭服之暴者必以詐服之逆者必以權服之義者果斷禮者辭讓故禮可服義强者恃力謙者遜順故謙可服强剛者忿怒辭者婉曲故

辯可服剛暴者猛敢無謀詐者詭之以計
故詐可服暴逆者反常失道權者因變制
宜故權可服道

武侯問曰願聞治兵料人固國之道

武侯魏文侯子名擊問於吳起曰願聞整
治師旅料度敵情固守國家三者之道

起對曰古之明王必謹君臣之禮飾上下之
儀安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

吳起對武侯曰古昔明哲之王必謹慎君
臣之禮脩飾上下之儀君有爲君之禮臣

有爲臣之禮居上處下皆有儀則也安集
吏民順其風俗而教之簡選召募良能材
勇之人以防備不測之事
昔齊桓募士五萬以霸諸侯晉文召爲前行
四萬以獲其志秦穆置陷陳三萬以服鄰敵
昔齊桓公募材勇之士五萬以霸長諸侯
晉文公召爲敢勇當前行者四萬以得志
天下秦穆公設陷陳之士三萬以服鄰之
敵國齊桓公姜姓名小白晉文公姬姓名
重耳秦穆公嬴姓名任好皆霸君也

故强國之君必料其民民有膽勇氣力者聚為一卒樂以進戰効力以顯其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超遠輕足善走者聚為一卒王臣失位而欲見功於上者聚為一卒棄城去守欲除其醜者聚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銳也

故强國之君必料量民力而簡選之民有膽勇氣力能搴旗斬將者聚之為一卒能樂於進戰効用其力以顯著忠勇者聚之為一卒能踰高城越遠境輕足善走者聚

之為一卒王臣有過而失其職位心欲赴
敵立功見之於上者聚之為一卒棄所守
之城而逃去心欲力戰取勝除其前日之
醜者聚之為一卒此五者軍之練習精銳
也
有此三千人内出可以决圍外入可以屠城
矣
一若能有此三千人内奮而出則可以决人
之圍外馳而入則可以屠人之城矣
武侯曰願聞陳必定守必固戰必勝之道

武侯問吳起曰願聞陳必欲定守必欲固戰必欲勝之道

起對曰立見且可豈直聞乎

吳起對武侯曰立衆人之所易見者猶且可也豈欲直聞陳之必定守之必固戰之必勝乎

君能使賢者居上不肖者處下則陳已定矣君能使國中之人賢有德者居上位不肖者處下位賢不肖有等上與下不亂則陳已先定矣

民安其田宅親其有司則守已固矣

使吾民皆安居其田宅親愛其有司則守已先固矣安其田宅民不失業矣親其有司民知愛其上死其長矣

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鄰國則戰已勝矣

百姓皆以吾君為是而以鄰國爲非則戰已先勝矣以吾君爲是以鄰國爲非則可與之同死可與之同生而不畏危也

武侯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而有喜色

魏武侯嘗籌謀國事群臣皆莫能及罷朝

而有喜悅之色

起進曰昔楚莊王嘗謀事群臣莫能及罷朝
而有憂色申公問曰君有憂色何也
吳起進諫於武侯曰昔者楚莊王嘗謀國
事群臣莫能及者罷朝有憂慼之色申公
問莊王曰今君有憂慼之色何謂也楚莊
王芊姓名旅申公申叔是也盖楚申縣尹
而僭稱公者也楚子爵而僭稱王故其臣
皆僭公如葉公白公之類是也
曰寡人聞之世不絶聖國不乏賢能得其師

者王能得其友者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莫及者楚國其殆矣此楚莊王之所憂而君說之臣竊懼矣於是武侯有慚色

莊王曰寡人嘗問之有言世不絶聖人國不乏賢者能得其師者爲王能得其友者爲霸今寡人不才而群臣不及者楚國其危殆矣此楚莊王之所以爲憂而君乃以爲悅臣竊畏懼矣於是武侯有慚忸之色

聖者神明不測之號賢者才德出衆之稱得師者王成湯之於伊尹得友者霸桓公

之於管仲是也楚莊此言真可爲萬世法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楚莊其亦知此道歟

料敵第二

料敵者料敵人強弱虛實之形也上篇言圖國知己者也此篇言料敵知彼者也以篇內有料敵二字故取以名篇凡四章

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脅吾西楚帶吾南趙衝吾北齊臨吾東燕絕吾後韓拒吾前六國之

兵四守勢甚不便憂此奈何

魏武侯謂吳起曰今秦脇吾國之西秦嬴姓伯益之後有非子者喜養馬周孝王封為附庸而邑之秦至襄公能逐犬戎平王始與周西都畿内八百里之地都咸陽秦大國而居其西故曰脇謂迫脇於西言其國勢之逼也楚帶吾國之南楚芊姓熊繹之後都於郢在魏之南如衣帶之相連接也趙衝吾國之北趙籍本晉大夫與韓魏共分晉地為諸侯都邯鄲與魏最近故一

衛言為魏之衛要也齊臨吾國之東齊本
姓姜太公之後後為田氏所篡都臨淄可
亦六國故曰臨言勢之大如居上而臨下
也燕絶吾國之後燕姫姓召公之裔都於
薊絶吾後者謂斷絶其後退無所往也韓
擄吾國之前韓亦晉大夫韓厥之後都宜
陽擄於前者謂據抗於前進無所之也六
國之兵四面與吾相守其勢甚有不便者
憂此將為之柰何魏都安邑至惠王遷都
大梁宜陽即弘農也韓故都亦曰宜陽城

在洛州福昌縣東

起對曰夫安國家之道先戒爲寶今君以戒禍其遠矣

吳起對武侯曰夫安定國家之道先戒謹而預防之爲國之寶也今君以能戒謹預防禍患其遠矣

臣請論六國之俗夫齊陳重而不堅秦陳散而自鬪楚陳整而不久燕陳守而不走三晉陳治而不用

臣請評論六國之風俗夫齊國之陳重而

不甚堅者以其後輕也秦國之陣人心散而欲自為戰者以其不讓也楚國之陣齊整而不能久者以其數戰而民力疲也燕國之陳能守而不能走者以其性慤而心慎也三晉之陳整治而不能用者以其無死志也三晉蓋韓趙而言與魏共為三晉也

夫齊性剛其國富君臣驕奢而簡於細民其政寬而祿不均一陳兩心前重後輕故重而不堅

夫齊人心性剛急如云吾姑剪此而朝食
是其性之剛也其國富饒以其通工商之
業便魚鹽之利也君臣驕傲奢侈而簡慢
於細民其政令寬緩而俸祿不均平一陳
而兩其心言其心之不一也前軍重而後
軍輕言其力之不齊也心不一力不齊故
雖重而不堅固也
擊此之道必三分之獵其左右脇而從之其
陳可壞
擊此之道必三分吾軍獵齊人之左右以

勢懾而從之其陳可得而壞矣

秦性強其地險其政嚴其賞罰信其人不讓
皆有鬪心故散而自戰

秦人性強如所謂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
列之氣是也左崤函右隴蜀地豈不險乎
步過六尺者有罰政豈不嚴乎立信於從
木立法於棄灰賞罰豈不信乎其人不相
遜讓皆有爭鬪之心故陳散而各欲自為
戰也

擊此之道必先示之以利而引去之士貪於

得而離其將棄車獵散設伏援機其將可取
擊此之道必先示以小利而引去之士旣
貪於所得而離其將帥我則棄其車錯獵
其散亂設伏以待之發機以勝之其將可
得而取之
楚性弱其地廣其政騷其民疲故整而不久
楚人性弱以南方風氣柔弱故也其地廣
其政騷擾其民疲困故陳雖整治而不能
持久也
擊此之道襲亂其屯先奪其氣輕進速退弊

而勞之勿與爭戰其軍可敗

擊此之道襲亂其兵屯先奪其三軍之氣使吾軍輕進而速退困弊而勞苦之勿與彼爭戰卽吳爲三軍迭出而疲楚之意故其軍可得而敗也

燕性慤其民愼好勇義寡詐謀故守而不走

燕人之性慤實其民謹愼好愛勇義以前輙事觀之可見寡少詐謀以騎刼事觀之可見故陳守而不走也

擊此之道觸而迫之陵而遠之馳而後之則

上疑而下懼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將可虜
擊此之道或觸而迫之如春秋傳所謂左
右角之是也或陵而遠之如所謂令賤而
勇者當之務於北無務於得是也或馳而
後之謂掩之於後也如此則在上者疑惑
在下者恐懼又當謹我車騎必避之路其
將可得而虜矣
三晉者中國也其性和其政平其民疲於戰
習於兵輕其將薄其祿士無死志故治而不
用

三晉地居中國其人性恊和其國政均平

其民疲困於戰鬪二習於兵而輕其將觀

荀林父荀偃之事可知薄其祿以君之祿

爲薄無致死之志故陳治而不爲用也韓

趙皆晉地其事同故總以三晉言之

擊此之道阻陳而壓之衆来則拒之去則追

之以倦其師此其勢也

擊此之道阻其陳而壓之衆来則絶而拒

之兵去則追而襲之以勞倦其師此擊韓

趙二國之勢也夫韓趙魏三國如輔車脣

齒之相依也豈可自相攻擊而引之僭哉
此吳子但略言其勢不言其虜將敗軍之
形也
然則一軍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力輕扛鼎足
輕戎馬搴旗取將必有能者若此之等選而
別之愛而貴之是謂軍命
然則一軍萬人之中必有虎賁之士其力
輕於扛鼎言力之多不以鼎爲重也其足
輕於戎馬言足之疾過於馬也搴旗取將
必有能者若此之人簡選而貌別之親愛

而貴重之是謂三軍之司命
其有工用五兵材力健疾志在吞敵者必加
其爵列一以決勝
其善用五兵材技勇力輕健剽疾志在吞
滅敵人必加其爵祿之等列用之而進可
以決勝五兵謂戈盾戟夷予酋予也戈平
頭戟也盾干也戟小枝向上者也夷予長
二丈四尺酋予長二丈皆鉤也或改列為
則然則尉繚書中爵列之等又何改乎
厚其父母妻子勸賞畏罰此堅陣之士可與

於久能審料此可以擊倍武侯曰善

厚待其父母妻子勸之以重賞畏之以重罰此二等皆堅陣之人可與之持久爲將者能審料此可以擊人之倍武侯稱曰善

○愚按此章前段言料敵後段言選士料敵者知彼也選士者知已也然必先選士養已之勢力然後料敵有可乘之隙而取勝也

吳子曰凡料敵有不卜而與之戰者八一曰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水不憚艱難

吳子言凡料敵之道有不必卜問而可與之戰者凡八事初一曰遭遇迅疾之風其時隆冬大寒或早而興起或始寤而遷移剖凍冰而濟水不畏憚其艱難勞苦者

二曰盛夏炎熱晏興無間行驅飢渴務以取遠

次二曰盛夏之時天氣炎熱起之又晚無有暇隙之處行走驅馳飢而又渴務取遠路而與人戰

三曰師既淹久糧食無有百姓怨怒妖祥數

起上不能止
次三曰師旣淹延日久糧食皆無所有百
姓怨而且怒妖祥之事頻數而起在上之
人不能止息
四曰軍資旣竭薪蒭訖寡天多陰雨欲掠無
所
次四曰軍之資財旣竭盡薪蒭旣寡少天
時又多陰雨欲往獵取無有去所
五曰徒衆不多水地不利人馬疾疫四隣不
至

次五曰徒衆又不多水地不便利人馬皆
生疾疫四隣之救者不至
六曰道遠日暮士衆勞懼倦而未食鮮甲而
息
次六曰道路遥遠日已昏暮士衆勞苦畏
懼倦怠而未得飲食觧甲休息於路
七曰將薄吏輕士卒不固三軍數驚師徒無
助
次七曰將不持重吏又輕薄士卒又不堅
固三軍之衆頻數驚擾師徒又無助援

八曰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阪涉險半隱半出

次八曰行陳未能安定舍次未能完畢行山阪涉險阻半隱於內半出於外

諸如此者擊之勿疑

遇敵有如此者宜速擊之勿疑惑也

有不占而避之者六

有不必占問而避者凡六事

一曰土地廣大人民富衆

初一曰土地廣大則財必盛人民富衆則

兵必強

二曰上愛其下惠施流布

次二曰在上者親愛其下恩惠施與流行

宣布於民

三曰賞信刑察發必得時

次三曰賞有功者務信刑有罪者務察察

者明也發動必得其時言不違時也

四曰陳功居列任賢使能

次四曰戰陳有功者居於班列之中所任

者惟賢所使者惟能

五曰師徒之衆兵甲之精

次五曰師徒衆多則力強兵甲精銳則利

戰

六曰四隣之助大國之援

次六曰有四隣之助得大國之援

凡此不如敵人避之勿疑

凡此數有不如敵人當避之無疑惑也

所謂見可而進知難而退也

所謂見其可則進知其難則退也○愚按

此章之旨吳子亦擧其大槩者言之兵家

之勢不常亦有變弱而爲強轉禍而爲福者如太王避狄人之強而卒興周勾踐收禍敗之餘而卒滅吳符堅恃強大而亡隗囂恃富盛而滅要在臨時而制宜相機而行事不可執一也

武侯問曰吾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以定勝負可得聞乎

武侯問吳起曰我欲觀敵之外以知其在內之虛實察其前進之勢以知其所止之形以定彼我之勝負其道可得而聞乎

起對曰敵人之来蕩蕩無慮旌旗煩亂人馬數顧一可擊十必使無措

吳起對曰敵人之来蕩蕩然無他謀慮蕩蕩輕忽之貌旌旗煩擾紊亂人馬頻數顧望此為愚將吾以一倍之少可擊十倍之多必使之倉皇無措也

諸侯未會君臣未和溝壘未成禁令未施三軍洶洶欲前不能欲去不敢以半擊倍百戰不殆

隣國諸侯未曽會合君臣上下未曽協和

溝塹壁壘未得成就法禁號令未曾施設三軍之衆洶洶然驚懼欲前進而不能欲後退而不敢以吾一半之少可以擊彼加倍之多雖百戰而不危殆也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起對曰用兵必須審敵虛實而趨其危

武侯問敵必可擊之道吳起對曰凡用兵之法必須審察敵人之虛實而趨其危急之隙乃可勝也若不審虛恐彼實而示之虛虛而示之實反爲所勝耳

敵人遠來新至行列未定可擊既食未設備可擊奔走可擊勤勞可擊未得地利可擊失時不從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可擊涉水半渡可擊險道狹路可擊旌旗亂動可擊陳數移動可擊將離士卒可擊心怖可擊凡若此者選銳衝之分兵繼之急擊勿疑

因敵人遠來新至行列部伍未定則可擊旣食而不設備禦之計則可擊士卒奔走氣必不屬則可擊士卒勤勞力必不全則可擊不得地利之便者則可擊凡舉事動

衆必順其時若失時不順者則可擊涉長道後行未息則前後不接故可擊涉大水候其半渡行列未定故可擊險道狹路或衝其中或掩其後敵難以相救故可擊旌旗亂動是無節制也故可擊陳數移動人心不定也故可擊將離士卒則上下相隔令不一也故可擊衆心恐怖故可擊凡若此等簡選精銳左右衝之分吾兵衆前後繼之急速擊之勿致疑也

治兵第三

治兵者整治士卒而不使之亂也兵
治則勝不治則自敗矣況能與人戰
乎以篇內皆論治兵之道故以名篇

凡八章

武侯問曰用兵之道何先起對曰先明四輕
二重一信曰何謂也
武侯問吳起曰用兵之道以何者為先吳
起對曰先明四輕二重一信武侯又問曰
何謂也
對曰使地輕馬馬輕車車輕人人輕戰

吳起對曰便地輕便於馬馬輕便於車車
輕便於人人輕便於戰車革車也
明知險易則地輕馬芻秣以時則馬輕車膏
鐧有餘則車輕人鋒銳甲堅則人輕戰
明知地之險易則利於馳逐故地輕便於
馬也喂飼芻秣不失其時則力有餘故馬
輕便於車也脂膏鐧鐵常不缺少則軸滑
澤故車輕便於人也兵刃鋒銳鎧甲堅固
則無所失故人輕便於戰也
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能審達此勝

之主也
前進則有重賞後退則有重刑二者行之
皆必以信爲將者能審察曉達此理乃制
勝之主也
武侯問曰兵何以爲勝起對曰以治爲勝又
問曰不在衆乎
武侯問吳起曰兵以何道爲勝吳起對曰
以整治爲勝武侯又問曰不在人之衆多
乎
起對曰若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

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於用

吳起對曰若法度號令不明賞功罰罪不信擊金而不能止鳴鼓而不能進雖有百萬之多何益於我之用哉

所謂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與之安與之危其衆可合而不可離可用而不可疲投之所往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所謂兵得其治者平居則上下有禮動作

則奮發有威進之而前使敵不能當其勇退之而返使敵不能追其後或前或却皆有節或左或右皆應麾雖斷絶而成陳雖散亂而成行可與之同處於安可與之同處於危其衆可合而為一不可離而為二可用之以戰而不可疲其力投之所往之地天下莫能當之名曰父子之兵盖父子之兵上下一心者也非結之以恩信施之以仁義其能然乎孫子曰道者令民與上同意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即此

義耳

吳子曰凡行軍之道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適無絶人馬之力此三者所以任其上令任其上令則治之所由生也

吳子言凡行軍之道無犯其前後進止之節使之有所守無失其平日飲食之適使之有所養無絶其人馬佚飽之力使之有所恃此三者皆所以任用在上之令也任用在上之令則治道之所自而生也

若進止不度飲食不適馬疲人倦而不解舍

所以不任其上令上令既廢以居則亂以戰則敗

若一進一止不合節度一飲一食不適其宜馬疲勞人倦怠而不知解鞍舍止休息之是所以不任其上令在上之令既已廢弛以之居守則亂以之進戰則敗

吳子曰凡兵戰之場止屍之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其善將者如坐漏船之中伏燒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怒受敵可也

吳子言凡兩兵交戰之場乃止屍之地也

戰危事兵死地不可不謹也若有必死之
志則得生若有幸生之心則必死其善為
將者如坐於漏船之中伏於燒屋之下示
以必死使敵之智者不及為我之謀敵之
勇者不及為我之怒吾能受敵可也
故曰用兵之害猶豫最大三軍之灾生於狐
疑
故曰用兵之患害猶豫不决最為害之大
者三軍之灾難生於心之狐疑而不果斷
猶蜼也卬鼻長尾性多疑聞有聲則豫登

木上下不一故謂不决曰猶豫狐多疑河氷始合必帖耳先聽無水聲而後過故以多疑爲狐疑

吳子曰夫人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故用兵之法教戒爲先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

吳子言凡人常死其戰陣之所不能者敗其坐作進退之所不便者若能戰陣豈可致之死若便於坐作進退豈可使之敗故

用兵之法教訓戒勅最為先務使一人學戰則可教成十人十人學戰則可教成百人百人學戰則可教成千人千人學戰則可教成萬人萬人學戰則可教成三軍三軍者三萬七千五百人也

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

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來者以我之佚待彼之勞倦者以我之飽待彼之飢餓者此孫子治力之法也或曰吳子論學戰言以近而待其遠以佚而待其勞以飽而待其飢

欲其三軍同心一力也然必先能齊已之
力而後治彼之力耳
圓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前
而後之分而合之結而解之每變皆習乃授
其兵是謂將事
圓而方之者謂隨陣變化成形也如十二
將兵有方陣有圓陣或方而變爲圓或圓
而變爲方隨將所指也坐而起之者謂一
坐一起如司馬法立進俯坐進跪是也行
而止之者謂行又當止而齊之也如六步

七步乃止齊焉是也左而右之者謂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也前而後之者謂或進之前或退之後如前却有節是也分而合之者謂分而能合也結而解之者謂合而能分也太公曰分不分爲縻軍聚不聚爲孤旅兵不能分合解結何益於用哉使吾軍每變皆習熟之乃授其兵是謂大將之事

吳子曰敎戰之令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

爲謀主

吳子言敎戰之令身短者持矛戟以刺予夷予酋予也予戟長兵故使身短者執之身長者執弓弩以射弓弩及遠故使身長者執之強梁者持旌旗以指麾旌旗揺蕩非强者不能持勇力者持金鼓以進止金鼓體重非勇者不能持力弱者不能戰故使給廝養之役有智者能料敵故使爲計謀之主又草爲防者曰廝炊烹者爲養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習陳三

鼓趨食四鼓嚴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
舉旗

使同鄉同里者相親比同什伍者相保
護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二十五家爲一
里十人爲一什五人爲一伍皆古法也一
擊鼓使整兵器二擊鼓使習陳法三擊鼓
催促飲食四擊鼓嚴謹裝束五擊鼓使就
行列聞鼓聲既合然後舉旗而施令

武侯問曰三軍進止豈有道乎起對曰無當
天竈無當龍頭天竈者大谷之口龍頭者大

山之端

武侯問吳起曰三軍一進一止豈亦有道乎吳起對曰三軍進止無當天竈天竈者大谷之口當大谷之口而營一則恐為敵所衝二則恐為水所沒無當龍頭龍頭者大山之端當大山之端而營一則恐為敵所圍二則恐水草不便太公曰處山之高則為敵所棲處山之下則為敵所囚是也必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招搖在上從事於下

此星旗之名也左青龍者所謂鮫龍曰旂也右白虎者所謂熊虎曰旗也前朱雀者所謂鳥準曰旟也後玄武者所謂龜蛇曰旐也招搖星名在北斗傍梗河上此中軍之旗也故曰從事於下

將戰之時審候風所從來風順治呼而從之風逆堅陣以待之

將欲戰鬪之時必要審察候伺風所從來之處若風順則治吾士卒使大呼而從之若風逆則堅守吾陣以待之

武侯問曰凡畜卒騎豈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安其處所適其水草節其飢飽冬則溫廐夏則涼廡刻剔毛鬣謹落四下戢其耳目無令驚駭習其馳逐閑其進止人馬相親然後可使

卒騎一本作率騎皆誤也舊本作車騎為是下文車騎之具乃一證也武侯問吳起曰凡畜養駕車之騎豈亦有方乎起對曰夫馬必要安其居處之所適其水草之宜節量飢飽之候冬則溫廐不使之寒也夏

則涼廡不使之熱也刻剔毛鬣使之踈通
謹落四下使之輕便四下四蹄也戢其耳
目之視聽無令驚逸驟躍習其馳逐鬪其
進止使之熟也人與馬相親參然後可用
之戰矣

車騎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凡馬不傷於
末必傷於始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日暮道遠
必數上下寧勞於人慎勿勞馬常令有餘備
敵覆我能明此者橫行天下

車騎合用之具鞍勒銜轡必令完堅防損

失也凡馬不傷於末必傷於初時不傷於飢必傷於飽時所以初乘馬者必緩馳之遇日暮道遠必頻數上下節其力也寧可勞於人慎勿勞於馬常令其力有餘防備敵人掩覆而用以戰能明此理亦可横行天下

吳子直解卷之上終

吳子直觧卷之下

論將第四

論將者評論爲將之道也篇內兼論敵將之能否而爲取勝之道以其有論將二字故以名篇凡五章

吳子曰夫總文武者軍之將也兼剛柔者兵之事也

吳子言夫總文與武者三軍之將也文以附衆武以威敵缺一不可兼剛與柔者用兵之事也大剛則折大柔則廢三略曰觧

柔能剛其國彌光二者亦不可缺也

凡人論將常觀於勇勇之於將乃數分之一耳夫勇者必輕合輕合而不知利未可也

凡人論將恒於勇上觀之勇之於將乃數分中之一分耳夫勇者必輕與人合戰輕於合戰而不知我之所利未可取勝

故將之所慎者五一曰理二曰備三曰果四曰戒五曰約

故將之所當謹慎者有五事謂理備果義約也

理者治衆如治寡備者出門如見敵果者臨敵不懷生戒者雖克如始戰約者法令省而不煩

理者治衆多之兵如治寡少之兵言得其治兵之理也備者一出轅門如見敵之在前言其預備之謹也果者臨敵有必死之志無懷生之心言果敢於戰也戒者以勝敵如初交戰之時言戒之至也約者法令藏省而不煩苛言令之簡也

受命而不辭家敵破而後言返將之禮也

舊本辭下有家字今從之言受命即行不辭於家敵人破滅然後言返此爲將之禮也

故師出之日有死之榮無生之辱

故師旅出行之日將有進而必死之榮無退而幸生之辱

吳子曰凡兵有四機一曰氣機二曰地機三曰事機四曰力機

吳子言凡行兵有四機機弩牙也言發動之機如弩牙也四機氣地事力也

三軍之衆百萬之師張設輕重在於一人是謂氣機

三軍之衆士百萬之師旅張設輕重之勢在於為將之一人耳此為氣機言百萬士衆之氣在將帥一人之氣故將勇則兵強將怯則兵弱氣使然也

路狹道險名山大塞十夫所守千夫不過是謂地機

路狹道險如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名山大塞如蜀之劍閣秦之潼關十夫守之

千夫不過此謂地機也

善行間諜輕兵往来分散其衆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是謂事機

善行間諜以離之輕兵往来以惑之分散其衆使力不齊君臣相怨上下相咎使心不一此謂事機也

車堅管轄舟利櫓楫士習戰陳馬閑馳逐是謂力機知此四者乃可為将

車堅管轄備陸戰也舟利櫓楫脩水戰也人習戰陳敎練之有素馬閑馳逐控御之

有法此謂力機也知此四機乃可爲三軍

之將

然其威德仁勇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

施令而下不敢犯所在而寇不敢敵得之國

強去之國亡是謂良將

威嚴畏也德恩信也仁慈愛也勇果敢也

四者必足以率下安衆怖敵決疑率下安

衆德也仁也怖敵決疑嚴也勇也施令而

下不敢犯又專言嚴也所在而寇不敢敵

又專言勇也得而任之則國強失而去之

則國已如樂毅歸燕而昭王盛强奔趙而

騎刼敗死此謂之良將也舊本寇上有而

字今從之

吳子曰夫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

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可

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不可不

嚴

吳子言夫鼙鼓金鐸之聲所以威三軍之

耳也旌旗麾幟之色所以威三軍之目也

禁令刑罰之施所以威三軍之心也耳威

於聲故聲不可不清也目威於色故色不可不明也心威於刑故刑不可不嚴也

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

此三者不立雖有其國必然取敗於敵故曰將之所麾莫敢不從而移之將之所指莫敢不進而死之

吳子曰凡戰之要必先占其將而察其才因其形而用其權則不勞而功擧

吳子言凡戰之要必先占知敵將姓名而

審察其才之能否然後因其虛實之形而用其權變之法則我不勞力而功舉矣舊本形上權上皆有其字用上有而字與上句文法同今從之

其將愚而信人可詐而誘之

其將愚昧而輕於信人者可以詐謀引誘之

貪而忽名可貨而賂

性好貪財而輕忽名位者可以貨物賂之

輕變無謀可勞而困

輕於變動又無深謀遠計可勞擾而疲困之

上富而驕下貪而怨可離而間

在上者富而志驕在下者貪而生怨可使人離而間之

進退多疑其衆無依可震而走

欲進不能欲退不敢多懷疑惑其衆又無所依恃可驚而走也

士輕其將而有歸志塞易開險可邀而取

士衆輕易其將而有思歸之志塞其易地

開其險路因可邀而取之也

進道易退道難可乘而前進道險退道易可薄而擊

進道平易退道艱難可乘而進也進道艱險退道平易可迫而擊也

居軍下濕水無所通霖雨數至可灌而沉

處軍卑下潤濕之地水無所流通之處又有霖雨頻數而至因可灌而沉之也

居軍荒澤草楚幽穢風飆數至可焚而滅

處軍荒澤之中草莽荊棘幽深翳穢又有

疾風頻數而至因可焚而滅之也
停久不移將士懈怠其軍不備可潛而襲
停滯日久不能移動將士懈怠無警戒之
心其軍卒亦無備虞之計故可以潛往而
襲之也
武侯問曰兩軍相望不知其將我欲相之其
術如何
武侯問吳起曰兩軍對壘相望不知敵將
之能否我欲令人覘之其術將如何也
起對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鋭以嘗之務於北

無務於得觀敵之來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其
追北佯爲不及其見利佯爲不知如此將者
名爲智將勿與戰也
吳起對曰使令賤而有勇者將輕銳之兵
以嘗試之務於奔北無務於貪得觀敵人
之來士卒一坐一起皆有節其政又整治
而不亂其追北佯爲之不及其見利佯爲
之不知如此之將名爲有智之將勿與之
戰也
若其衆讙譁旌旗煩亂其卒自行自止其兵

或縱或横其追北恐不及見利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可獲

若其士衆讙譁喧鬧旌旗煩擾紊亂其卒自行自止不從號令其兵或縱或横不聽約束其追北如恐不及其見利如恐不得此爲愚將雖衆而可獲也舊本佯字作恐字今從之

應變第五

應變者臨時應變也行兵但知守常而不知與時遷移應物變化之道含

卒之際安能取勝此吳子所以歷歷

言之也故以應變名篇凡十章

武侯問曰車堅馬良將勇兵强卒遇敵人亂

而失行則如之何

武侯問吳起曰吾車旣堅吾馬又良將士

勇敢兵衆强盛卒然遭遇敵人則驚而失

其行列將如之奈何

吳起對曰凡戰之法晝以旌旗旙麾爲節夜

以金鼓笳笛爲節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

則進金之則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不從令

者誅三軍服威士卒用命則戰無强敵攻無堅陣矣

吳起對曰凡戰之法白晝則以旌旗旛麾爲之節夜則以金鼓笳笛爲之節麾左則左麾之右則右鼓之而進則進金之而止則止一吹則前行再吹則合聚不從吾令者則誅之三軍服其威士卒皆能用命以之戰則無强敵以之攻則無堅陣矣

武侯問曰若敵衆我寡爲之柰何

武侯問吳起曰若敵兵衆我兵少爲之柰
何
起對曰避之於易邀之於阨故曰以一擊十
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
善於阻
吳起對曰避之於平易之地邀之於險阨
之處故曰以一人而擊十人莫善於地之
阨阨道路狹隘也以十人而擊百人莫善
於地之險險山阪峻絶也以千人而擊萬
人莫善於地之阻阻坑坎高下也

今有少卒卒起擊金鳴鼓於阨路雖有大衆
莫不驚動故曰用衆者務平用少者務隘
今有寡少之兵卒然而起擊金鳴鼓於狹
隘之路雖有大衆莫不驚擾搔動故曰用
衆者務平易用少者務險隘
武侯問曰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背大阻險右
山左水深溝高壘守以强弩退如山移進如
風雨糧食又多難與長守則如之何
武侯問吳起曰敵有師甚衆既武且勇言
士卒鍊習而勢力之强也背倚高大之勢

前阻險絶之地右依山陵左近水澤言得地之利也深溝高壘守以强弩言備禦固也退如山移進如風雨言有節制也粮食又多言無飢疲也我之勢力難與長守則將如之何

起對曰大哉問乎此非車騎之力聖人之謀也

吳起對曰大哉君之問乎此非但用車騎之力耳乃聖人之謀慮也

能備千乘萬騎兼之徒步分爲五軍各軍一

衢夫五軍五衢敵人必惑莫之所加

國家能備車千乘騎萬匹兼之徒步其法共一十萬衆也可分爲五軍令一軍當一衢衢路也夫五軍分爲五衢敵人必疑惑莫知加我軍之處

敵若堅守以固其兵急行間諜以觀其慮彼聽吾說解之而去不聽吾說斬使焚書

敵若堅守壁壘以固其兵吾當急行間諜以觀其謀慮彼若聽我使之說解釋而去則已不聽信吾說斬吾之使焚吾之書

分為五戰戰勝勿追不勝疾走如是佯北安
行疾鬪一結其前一絶其後兩軍銜枚或左
或右而襲其處五軍交至必有其利此擊强
之道也
然後五軍分為五戰戰若勝則勿追恐有
伏也若不勝當疾走避其强也如是敵人
佯為敗北我當安行疾鬪不可忽也或曰
我當佯北以誘之亦通使一軍結其前一
軍絶其後又使兩軍銜枚而進或於左或
於右而襲其不足之處若五軍交至而至

必有其利此乃擊强之道也舊本歸字作
走字文用韻今從之
武侯問曰敵近而薄我欲去無路我衆甚懼
爲之奈何
武侯問吳起曰敵近而迫我欲捨去而無
還返之路我之兵衆又甚恐懼則爲之奈
何
起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衆彼寡分而乘之彼
衆我寡以方從之從之無息雖衆可服
吳起對曰爲此之術若我軍衆彼軍少分

吾兵更進而乘之若彼軍衆我軍少當以方法從之若能從之而無息彼雖衆亦可服矣舊本忌作息今從之

武侯問曰若遇敵於谿谷之間傍多險阻彼衆我寡爲之奈何

武侯問曰若遇敵人於深山谿谷之間傍多有險阻之處彼軍衆我軍少將爲之奈何

起對曰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疾行亟去勿得從容若高山深谷卒然相遇必先鼓譟而

棄之進弓與弩且射且虜審察其治亂則擊之勿疑

吳起對曰諸丘陵林谷深山大澤險阻之地當疾行亟去勿得從容恐為敵襲之也若高山深谷卒然與敵相遇必先鼓譟而從之春秋傳曰寧我薄人勿人薄我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此云必鼓譟從之者薄之也進弓與弩且射且虜者棄人之不及也然後審察其治亂之勢若亂則擊之勿疑若治則又當設奇以亂之也舊本改

作治令從之

武侯問曰左右高山地甚狹迫卒遇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奈何

武侯問曰左右皆有高山地勢又甚狹迫卒與敵人相遇欲擊之不敢前進欲去之不得後退將爲之奈何

起對曰此謂谷戰雖衆不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隱於四旁相去數里無見其兵敵必堅陳進退不敢於是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懼車

騎挑之勿令得休此谷戰之法也
吳起對曰此謂谷戰雖兵衆而無所用召
募吾材勇之士與敵人相當輕足善走者
持鋒利之兵爲前行分吾之車列吾之騎
隱伏於四旁使相去數里無顯露其兵敵
人必堅陳固守進退皆不敢矣如是令吾
軍出旌列旆行出山外營之敵人必有恐
懼之心繼以車騎兩旁挑之勿令彼得休
息此乃谷戰之法也
武侯問曰吾與敵相遇大水之澤傾輪沒轅

水薄車騎舟楫不設進退不得爲之奈何

武侯問吳起曰吾與敵人卒然相遇大水之澤傾覆車輪沉沒車轅水迫車騎舟楫不曾設備進退皆不可得將爲之奈何

起對曰此謂水戰無用車騎且留其傍登高四望必得水情知其廣狹盡其淺深乃可爲奇以勝之敵若絕水半渡而薄之

吳起對曰此謂水戰車騎皆無所用且留之於傍令人登高阜四望必得水之情狀知其水之廣狹盡其水之淺深乃可爲奇

以取勝敵若過水令其半渡而迫之
武侯問曰天久連雨馬陷車止四面受敵三
軍驚駭爲之奈何
武侯問吳起曰天久連雨馬陷沒車停止
皆無所用吾四面受敵三軍驚駭子安將
爲之奈何
起對曰凡用車者陰濕則停陽燥則起貴高
賤下馳其強車若進若止必從其道敵人若
起必逐其迹
吳起對曰凡用車戰者天道陰濕則停止

陽燥則興起貴隆高之地賤卑下之處馳騁其强車若進若止必由其道敵人若起必追逐其迹庶無失也

武侯問曰暴寇卒來掠吾田野取吾牛馬則如之何

武侯問吳起曰强暴之寇卒然而來剽掠吾田野攘取吾牛馬則如之何一本作牛羊

起對曰暴寇之來必慮其强善守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還退務速必有不

屬追而擊之其兵可覆

吳起對曰暴寇初來必慮兵勢力之強善守吾壘勿輕出應之彼將暮晩而去其所負戴之物必重其心必恐懼還歸退去務在急速必有不相連屬者若追而擊之其兵可覆矣

吳子曰凡攻敵圍城之道城邑旣破各入其宮御其祿秩收其器物軍之所至無刋其木發其屋取其粟殺其六畜燔其積聚示民無殘心其有請降許而安之

吳子言凡攻敵圍城之道若城邑既破必
御其有祿秩之人收其器物之可用者軍
之所至無刋其樹木無發其房屋無取民
所食之粟無殺民之六畜六畜者馬牛犬
豕羊鷄也無燔燒官府之積聚示民無殘
虐之心其民有來請降者即聽許而安撫
之此章與司馬法所載之意同舊本御作
御發作伐

勵士第六

勵士者以功之大小設爲燕賞之禮

而激勵士力者篇中但言勵士之法

故以名篇凡一章

武侯問曰嚴刑明賞足以勝乎起對曰嚴明之事臣不能悉雖然非所恃也夫發號施令而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此三者人主之所恃也

武侯問吳起曰嚴刑罰明賞賜足以致勝乎吳起對曰嚴刑明賞之事臣不能悉論之雖然非國家所倚恃者也夫發號施令而使人樂聞興師動衆而使人樂趨於戰

交兵接刃而使人樂就其死此三者乃人主之所恃也

武侯曰致之奈何對曰君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

武侯問曰使人樂聞樂戰樂死將如何致之起對曰君舉前日有功者進於廟庭燕饗之無功者激勵之

於是武侯設坐廟庭爲三行饗士大夫上功坐前行餚席兼重器上牢次功坐中行餚席器差減無功坐後行餚席無重器饗畢而出

又須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門外亦以功爲差等死事之家歲使使者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

於是武侯陳設坐席於廟庭之上分爲三行以饗士大夫功之上者坐於前行餚席兼重器牲用上牢功之次者坐於中行餚席器比前行少減無功者坐於後行但有餚席而無重器饗畢而出又須賜有功者父母妻子於廟庭之外亦以功爲差等無功者不與也有死於王事者之家每歲

遣使者以勞賜其父母著不忘於心

行之三年秦人興師臨於西河魏士聞之不待吏令介冑而奮擊之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日之教行矣

行饗士之禮至三年之久遇秦人興師臨於西河境上魏士聞之不待將吏之令設甲冑而奮擊者以萬數武侯召吳起而謂曰子前者之教令行矣

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之脫其不勝取笑

於諸侯失權於天下矣

吳起對曰臣聞人有短長氣有盛衰君試

發無功者五萬人臣請率以當秦兵脫有

不勝則取笑於隣國諸侯失權於天下衆

人矣起恐人不能致死而取敗也

今使一死賊伏於曠野千人追之莫不梟視

狼顧何者恐其暴起害已也是以一人投命

足懼千夫

今使一必死之賊隱伏空壙之野千人共

往追之莫不梟視狼顧有畏懼之心此謂

何盖恐其暴起而害已也是以一人能投命足可懼千夫起欲人人致死而戰也梟惡鳥也日午不見物故數視狼怯於行故數顧

今臣以五萬之衆而為一死賊率以討之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之兼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五十萬衆此勵士之功也

今臣用五萬之衆而共為一死賊率以討之同心併力固難敵矣於是武侯從吳起之言兼以兵車五百乘騎三千匹而破秦

兵五十萬衆此乃勵士之功也
先戰一日吳起令三軍曰諸吏士當從受敵車騎與徒若車不得車騎不得騎徒不得徒雖破軍皆無功故戰之日其令不煩而威鎮天下
先戰前一日吳起號令三軍曰諸將吏士卒當從吾令必受敵而無敗車騎與徒若用車戰者不獲敵人之車用騎戰者不獲敵人之騎用徒者不獲敵人之徒雖破秦兵皆如無功故交戰之日其號令不煩擾

而威震天下

丁未四月日

箕營開刊

吳子直解卷之下終